

# 池阳寻根

□周琳越

长安城北不到40公里,巍巍嵯峨、悠悠清峪,那是生我养我的家乡。三原史称“甲邑”,古称“池阳”,因境内有孟侯原、丰原、白鹿原而得名。在三原县嵯峨镇天井岸村,有一个直径不到300米的深坑,为西汉时期确定的国之中心,大地原点。据《汉书·郊祀志》颜师古注:天齐,“如天之腹齐也”。这个深坑与现在被定义为大地原点的泾阳县永乐镇相距10多公里。古池阳,具有厚重历史的古京畿之地,一角一隅都绵延并拓印着中华文化和民族步履的足迹。

民间流传有“先有杨家院,后有三原县”的说法。杨家院古时在三原闻名遐迩。杨家院是我出生之地,出于对历史和先祖的敬仰和自豪感,我经常和家中喜研历史的长辈们展开探讨,并一同感叹杨家院没有能够被完好保护而只存在于人们记忆中的遗憾。

如今,杨家后人已经在旧址上挂立崭新的牌匾和照壁,旧时故事的辉煌和波折几经轮回起落,早已化为后辈们的念想并深埋于心。据传,杨家院发荣于元代重臣杨子江。

杨子江死后葬于今西安市雁塔区东三爻村,元顺帝手谕敕修杨武庄公祠庙,今东三爻村杨姓多为其后裔。这个院子里的人,不管生活赋予了他们什么,自始至终都有一种无形的传承和力量影响着后人抱朴守拙、珠玉在心。杨家近三代的后人中,有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立下战功的革命先驱,有在文化界颇具美名的本土艺术家,有在改革开放时期投身市场经济的弄潮

儿,还有许许多多如我一样的普通劳动者。精神财富的力量无形而厚重,勉励和指引着我们勇敢面对生活的困境与苦难,志在为家为国、不谋私欲,此与身份高下无关,更与能量大小无关。出城向北8公里,三原县西阳镇东寨村,我的祖辈世居于此。据考证,周平王少子姬烈(被封为汝坟侯)在陕西有三原县西阳镇东寨村宗支和大程镇东周村宗支两脉。这来自历史的脚印传承至今,头靠嵯峨山,脚踩渭河滩,让我们身上满满承载了关中八百里秦川所蕴含的坦荡和生命张力。东寨村居民700多户,周姓为第一大户,我辈祖宅位于东寨村南堡。以此为圆心,方圆几公里的周姓都是大姓,其中最为有名的就是西南方不远处的周家大院。自媒体演绎秦商周堂的故事以来,原来寂寥幽静的周家大院开始备受瞩目,宾客络绎不绝。

周家大院始建于清代,为时任清朝廷仪大夫刑部员外郎周梅邨的私人宅邸。周梅邨为当时秦商的领军人物,先后在江西、四川、甘肃等地设立商号。周家大院格局严谨,三进五开式的建筑采用砖、石、木等材料组合搭建而成,工艺精湛绝伦,精美的石雕、砖雕、木雕属三秦之首。从小父亲就告诉我,周家大院原貌是如今遗存体量的10倍以上。长大后学习历史,再多次徜徉于这片宅子,这方土地,我不免感慨万千。

周堂为周梅邨曾孙女,17岁嫁入泾阳县安吴堡吴家。周堂嫁入吴家时,娘家已

经家道中落,丈夫吴聘婚后不久病逝,左宗棠死后吴家失势,谁也没想到,这个不到20岁的女子未来居然能带动败落的周、吴两家步入鼎盛。周堂有着卓越的经商才能,在她的努力下,败落的周、吴两家起死回生。她在山西、上海、四川设立了7所淮盐总号,在甘肃设立了药材总号,在湖北设立了布匹总号,在全国共设立了108家分号,业务范围包括药材、盐业、布匹、粮油、典当等。

周、吴两家从分离析走向事业鼎盛,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商业集团。周堂兴水利、办教育、建文庙、助军饷,面对战乱和天灾,她设置粥厂,赈济灾民,让泾阳、淳化、三原、蒲城、富平等地的米粮店开仓放粮。周堂忧国忧民的民族意识和商人的格局是奠定其成为秦商代表人物的重要依据。泾阳、三原修县志时,特别将她的善举载入其中,可以说,她的传奇人生把大秦义商演绎到了极致。

这片神奇的土地,承载的历史故事不胜枚举。通过民间演绎,其教化意义更加意味深长。毗邻东寨村西,是因长孙娘娘发垂楼而得名的楼底村;距东寨村南1公里是当年李世民遇到长孙娘娘而让5000名官兵驻扎的武官坊。每年回乡祭祖,途经周宅、楼底、武官等地,这些民间传说在我脑海中愈加深刻生动。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开始更加习惯性地以溯源和拓展的思维来看待呈现在客观世

界的一切。这些故事的雏形和民间说法都是我幼年时期,我的祖母在杨家院大槐树下对我日日讲述而烙印于我的脑海中的,长大后,传说与史实交织,更有趣。

小学之后,我们举家从杨家院搬入西大街一处住宅。家宅向西200米,是著名民主革命先驱、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奠基人之一、“当代草圣”于右任先生故居;往东200米,是全国保护最完整的明清古建筑群之一的城隍庙;往北200米,是明嘉靖左都御史温纯主持建造的原古龙桥,其石刻生动、造型宏伟,巍然屹立于清峪谷之上已近300年。三原古龙桥是当时西安府的商贸中心,曾桥古镇是各种货物的集散地。

我越来越感知到,三原这片土地,其文化呈现就是这里几千年来最好的积淀和表达。除于右任先生外,三原文人、书画家辈出,有著名收藏家、书法家王典章,近代书法大家、篆刻大师贺伯箴,中国书法家协会创始人之一谢德萍,当代学者、书法大家、著名篆书大家刘自棣,还有同为革命先驱和书法大家的茹欲立、徐即西、韦焕章、李寿亭等。三原民间登记在册的书画组织和培训机构多达几十个,书画传习者众多。

我母亲就是一位书法爱好者,每次回家看到毛毡上笔墨正滴,纸镇卷平,我忍不住拨弄两笔。母亲笑我:拳不离手,曲不离口,一日不练,如隔三秋。我笑而不答,看着墙上那幅笔力遒劲、洒脱飘逸的“春和景明”,忽然觉得,何其有幸,生于我足下这方土地。

# 人生之旅途

□武广余

总会有高低曲直  
也会有泥泞平坦  
既然已经上路  
就应该风雨兼程  
傲视霜雪 喜迎春天  
真理皆蕴于实践  
崛起多发于苦难  
成就来源于智行  
伟大出自平凡  
世界缘于生命而美丽  
宇宙因为运动而壮观  
河堤不敌蚁穴  
滴水可以穿石  
汇百川而成海洋  
集泥土而成高山  
山川有山川的秀美  
海洋有海洋的浩瀚  
是雄鹰就要搏击长空  
是蛟龙就不怕奔腾浪卷  
水滴能折射出太阳的光辉  
思想能让宏伟的蓝图大展  
发掘自己 展现自己吧  
让生命之光辉灿烂

# 蘸水片片色味鲜

□白来勤

度如弹簧、表面光滑如绸缎时,再用半湿的笼布盖在案头醒面半小时左右,然后开始用五六尺长的擀面杖开始用力推擀面团,推擀中要不断挪移擀杖的方位和面团的位置,以便擀出的面叶薄厚一致。在主妇们的巧手下,面团在不断瘦身,由大烧饼变成小锅盔,直到成为案板不能容纳的面叶,极似圆圆的大月亮挂在天上。

这时候擀面的人可以喘一口气、擦把汗,有的则不歇一口气儿地将面页滚在擀面杖上,然后均匀地层层折叠放于案板上,用大铡刀将面叶切成一寸半左右宽的面条,再将面条层层摞起,切成方块备用。有人担心面片是否会粘连在一起,这是多余的,主妇们会在擀面时不断撒面粉防粘连,何况面团本身较硬,也不易粘连。

将大半锅的水烧开后,天女散花般将擀好的面片片抛入锅中,用漏勺或箬篱搅动,不时地点水“扬汤止沸”防锅溢,一般三开锅三点水后,面片即可出锅,捞入提前准备好的凉开水中,以增加硬度和光滑的口感。

还有蘸水片片的汁子,就是将蒜瓣剥去外皮,放入石臼(俗称“碾凹子”)内加入大青

盐粒,捣成蒜泥,倒入粗瓷大老碗中,将烧得滚烫的清油浇入其中,那极具夸张感的“刺啦”声顿时撞击到你麻木已久的耳膜;柿子、红薯酿成的味道甘冽醇爽的陈年老醋开坛即沁人心脾,倒入半碗碗煎油猛激之后的生蒜糊里,再加入一勺核桃蛋般、颜色像褐红宝石似的油泼辣椒,那生出更有诱惑力的酸、辣、呛、香、糊、垫韵味,再让那厚如铜钱、靛似琥珀的面片在其中扎个猛子后入口,估计神仙也难以自持。

也有食客怕这汁子劲儿太过生猛,不敢直接用来蘸面片吃,而是用调羹舀出来或倒在小碗中,兑凉开水或其他调料水稀释。然后将面片一片一片在汁中翻蘸入味,再送入口中细嚼慢咽,享受清福雅趣。由于吃蘸水片片时,或者因调料汁味道酸味过头,或者因辣味过重,总之之食者或龇牙咧嘴,或大汗淋漓,或狼吞虎咽,总之吃相不是十分雅观,再加上用筷子夹出蘸汁的面片时,食客总要先看一下蒜汁、辣椒是否蘸匀,然后再送入口中咀嚼吞咽,因而这道面食又被家乡群众赋予了一个既生动活泼又充满欢谑的名称“猴儿照镜”。

# 米脂遐想

□王海

指挥了全国解放战争和西北战场,领导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

“美人县”名扬四海。“米脂婆姨”已成为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米脂婆姨,不仅外貌美,品德心灵更美。这里的女性俊俏雅致,能歌善舞,聪慧干练,持规矩,是陕北妇女的佼佼者。传说三国时期,绥德出了吕布,力大无比,勇贯南北;米脂出了貂蝉,羞花闭月,大义除奸。明清之际,闯王李自成的夫人高秀英,南征北战,屡建奇功。20世纪初,封建、闭塞、战乱锁困的陕北社会,米脂的有识之士就办起了“女子学堂”。

第一次去米脂,是20世纪80年代末,我在西北大学上学,班里组织到陕北采风。那时的陕北,缺少春天的气息,看不到绿草,那见不着成群的羊。偶然会在山坳坳里发现几只羊。那次去米脂,是奔着米脂的美名去的。“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沟的炭。”这句赞美陕北人杰地灵的民谣,开口赞颂的就是米脂婆姨。自古陕北处于中原之边陲,特别是汉唐以来,常有和亲,形成汉族与西北方少数民族混居。米脂婆姨的漂亮与此有很大关系。走在米脂县城的街道上,我想起一首歌:“毛格闪闪的眼睛,粉格盈盈的脸,米脂的婆姨赛天仙……”

第二次去米脂是2020年夏季,我是奔着米脂的高西沟去的。陕西作家冷梦在米脂蹲点采访数月,写了一部纪实文学《高西沟调查》,还有省作协顾问、已故的老作家文兰写过一部长篇小说《米脂婆姨》,小说中对米脂婆姨有很好的解读,影响很大。那时的陕北,已经变了模样,满山遍野都是绿色,淡淡的果香沁人心脾,使人恍惚身处江南。在高西沟展览馆里,我们遗憾没有看到冷梦的《高西沟调查》。我问讲解员:“馆里怎么没有《高西沟调查》这本书?”这是一个作家为

一个沟、一个山村撰写的一部书,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反响。讲解员歉意地告诉我:“这本书出版很久了,市场没有了。”

站在高西沟的虎头山上,我想起《高西沟调查》中描写“过去的高西沟,山上光秃秃,沟里乱石头,年年遭灾害,十年九不收”。放眼望去,现在的高西沟梯田层层叠叠山头,金秋果香飘满沟,高山松柏连成片,陡坡牧草绿油油,水库碧波映青山,平展坝地喜丰收。

第三次来到米脂县,就是这次了。秋高气爽,蔚蓝的天空飘着雪白的云朵,弯转的水泥路,像一条飘带从山底绕到山顶。沿路大红枣儿挂满枝头。在虎头山上,聆听高西沟村支部书记姜良彪生动且富有激情地讲述习近平总书记到高西沟参观调研的情景。如今的高西沟生态美、生活富,每天都像过年一样。几十年的奋斗,村民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现在的山上,不仅有松、柏、槐、榆、杨、柠条,还有苹果树、枣树、杏树……高西沟水保综合治理被誉为“陕北黄土高原上的一颗明珠”,岔村的小流域治理模式被联合国粮农组织称为世界级治理典范,通过土地流转形成的“孟岔模式”已成为榆林乃至全省现代农业发展的典范……

高西沟的变化不仅是山乡地貌的变化,而是人的精神面貌的变化。这天,巧遇“2022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米脂县第二届乡村文化艺术节”在高西沟举办。农民欢声笑语、载歌载舞,县领导和村民同乐。台上歌手正在演唱,一乐队秧歌舞、腰鼓队走进了会场,锣鼓震天响。广场周围整齐地摆放着叫人垂涎的陕北美食,米脂人民的幸福生活不仅展现在歌舞中,更展现在激情洋溢的脸上。

米脂变化了,富有了,县委县政府对县文化的誉名和定位就愈来愈重视。国庆节

夕,“名家看米脂座谈会”在米脂举办。米脂要唱红色文化,但和陕北其他几个红色圣地相比,米脂应更注重自己的特色。据统计,杨家沟革命纪念馆已接待各级党组织600多个,安排现场教学100余场次,集中受训党员达8万人次,游客达30万人次。杨家沟这个红色文化名片正在带动当地产业和旅游业的发展和提高。借风驶船,“我为群众办实事”让红色文化区域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已是米脂县领导更为关切的大事。

提起米脂,尽管米脂出了个李闯王,但米脂县出了多少个将军?在推动中国历史进程中,米脂县出现了多少影响历史进程的人物和事件?我们可以称米脂为英雄县,但它不能代表米脂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化符号。提起米脂,米脂婆姨是人人皆知的一个文化符号,她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已享誉全国。过去为什么有人称米脂为“丈人县”(岳丈县),由于米脂婆姨远近有名,历来外嫁的多,米脂被人称为“丈人县”。因此,我们对米脂婆姨应有一个正确的解读定位,对米脂县应有一个正确的文化誉名。米脂婆姨应是贤惠、知礼、勤劳、勇敢的代言词。米脂婆姨之所以被人称赞、颂歌,因为她身上凸显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如果把米脂婆姨作为米脂的一个文化符号,或者文化誉名,还应以典型的语言丰富其内容。当人们提起米脂,不仅想到米脂婆姨,还应想到米脂其他荣耀的符号。米脂婆姨只是一个导语,通过米脂婆姨,使更多人全面地了解米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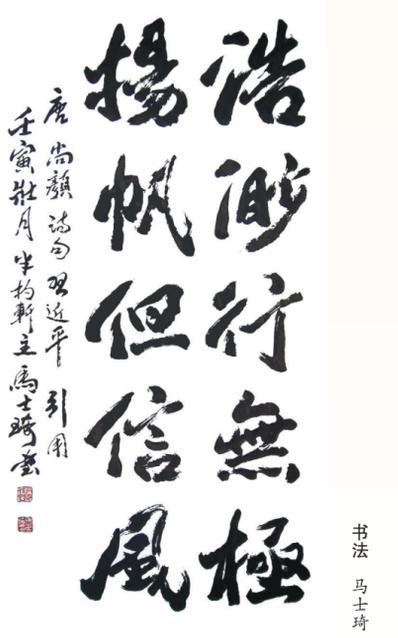
“米脂婆姨北方明珠”的文化誉名,是否能囊括米脂“文化、英雄、美人县”的内涵,要把米脂文化誉名更充实、更丰满、更准确地展现在世人面前,还需要专家进一步研讨确立。

# 惊艳的叶子

□李爱丽

一夜的寒霜  
缔造出华贵的叶子  
枝头上的绚丽  
犹如二月的花开  
那飘落的风姿  
更像六月落蝶的样子  
优雅飞散,轻盈飘逸  
随风纷纷聚在池中  
  
秋,我来了  
戴着口罩,穿着大衣  
走在纷纭的市井里  
惊叹独挂初冬的柿子  
霜叶悠然地铺了一地  
带着童话般的气息  
红枫很早就穿了嫁衣  
舞动的银杏金黄欲滴  
遇上阵阵清风  
像是纷落九重天

一览秦岭的壮丽  
千里红翠,万峰尽染  
在这疫情弥漫的日子  
有一树树惊艳的叶子  
何愁生活没有生机



书法 马士琦